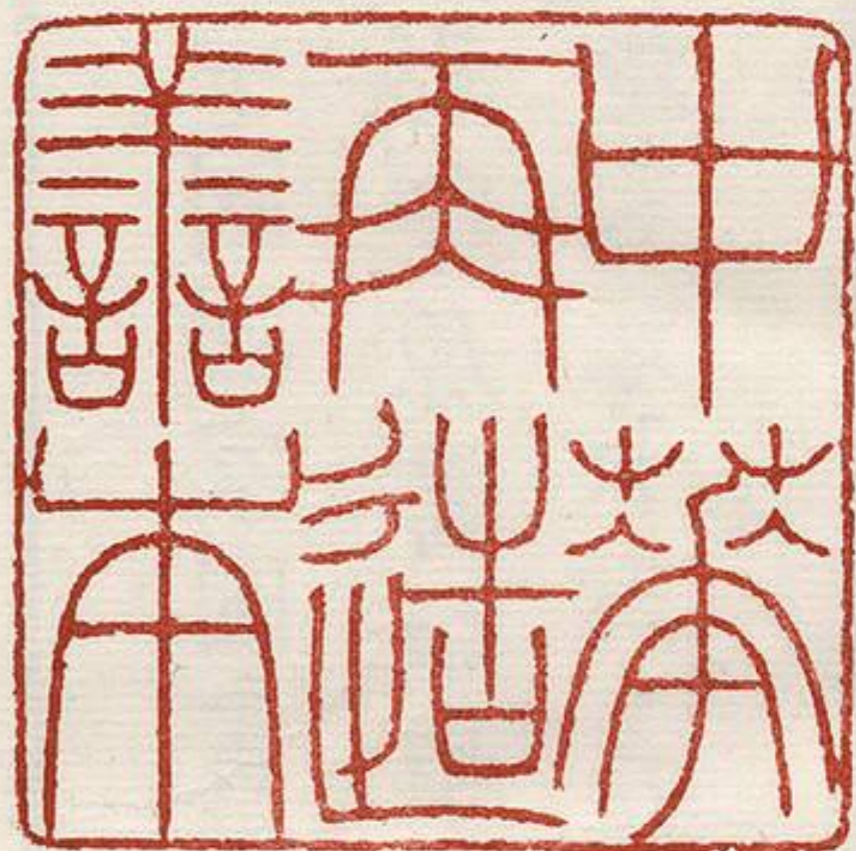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二釐米寬十三·五釐米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
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
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
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

四十一

遺書附錄

一

江伯川

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
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
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
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訢曰父所藏也令曰
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
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
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
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碁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佗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

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佗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許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許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

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向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

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
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
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
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
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
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
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
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
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

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
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
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
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訐鄉鄰遂爲仇讎
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
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
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
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
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
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
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

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
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
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
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
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神宗嘗使推擇
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
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
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嘗為卿戒之及因論人

才曰 陛下柰何輕天下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
見必為 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
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 神
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此
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
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
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
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
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
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

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佗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

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

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

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
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
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
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
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
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
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
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
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
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
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

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
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
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
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
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
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
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
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
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

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
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
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
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
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
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
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
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
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
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
於敬而行之以慈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

附錄

十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
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廢物察
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
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
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元一年卒
一本有子一本有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
五字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女一本有三適假承務郎
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
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
狀

元豐八年八月

日弟

頤

狀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
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
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
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
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
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
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
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
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詣
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
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

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去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 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 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

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窬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况堂奧

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曾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粟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

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志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竒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立之從

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潮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

懼堙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撫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隆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
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
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
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
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
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
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
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
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
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
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
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
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
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
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
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
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
為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怒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
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
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
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
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爲一
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旣不用於
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
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
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

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
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
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
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
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
皇帝即位 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有害
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
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湏其來
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
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
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

